

编辑说明

《冯玉祥日记》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始，至一九四八年五月止，长达二十九年，内容翔实丰富，真实地记录了冯玉祥大半生的历史。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这部日记反映了他从军阀阵营中决裂出来，不断追求光明和进步的曲折历程，是研究冯玉祥生平政治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冯玉祥生前已将一九二九年六月之前的日记编辑出版，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将某些重要材料“权行割爱”了。此次遵照日记原稿，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核实、校勘、补充、修订、标点，重新整理出版。

本册日记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几乎逐日记述，少有间断，系首次整理出版与读者见面。

本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主编为陈兴唐和陈民同志，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按日记时序）张同新、陈民、陈兴唐、潘缉贤、韩文昌等同志。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对日记内容理解不深，在整理编辑工作中尚存在不少缺点，切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例

一、本书系根据冯玉祥将军的日记手稿编成。为保持日记原貌，均原文照录。

二、为便于阅读，对手稿中无标点的，加以标点；已有标点但不妥的，重新标点。对部分手稿原有段落略加调整。

三、手稿中个别文句不通，影响对文意理解的，则用〔 〕号并在其内加注“原文如此”字样。

四、手稿中的笔误，如错字、别字和衍文的校勘，简单的注释，均在正文之内以〔 〕标明；漏字和短缺部分，增补后以【 】标明。

五、手稿中残缺的或字迹不清的字，以□代替；有疑问处，以〔？〕存疑。凡（ ）号及其内的文字和删节号、破折号，均为手稿中原有，非编者所加。

六、手稿中冯玉祥所读之书，凡属确切的书名，均以《 》标出；凡书名一时难以确定者，暂用“ ”标明。

七、手稿中的繁体字，排印时一般改为简化字，若有可能引起文义歧义之处，则仍保留原繁体字。



1934年冯玉祥在泰山



1933年冯玉祥任察哈尔
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1933年在泰山读书



冯玉祥将军
在泰山之研究室中

一月一日

欢迎新年。

我昨天晚上已说了大家不拜年，因为在困难期间也。

今早起的很晚，因为半夜间把二一〔指民国二十一年〕清算了，亦费的工夫不小之故也。

午后，同孙翰五谈话。他说用人不可以人穿衣服为准，又说人情不可不虑，如放足的事云云。他说的多是传闻失实，然亦需注意一点。

他说在上海曾同某人在一起谈话，他说我们不愿意二马〔即冯〕再出。如他出来，我们即不能穿这衣服，住这房，弄这小女人了。

熊谈些到上海、香港的话。

我将知识不足四个字，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如满清末季，如袁，如段，如吴，如蒋，均足以乱国、亡国，而不能兴国也。我更不如他们了，非找有知识的人结团体不可也。

赵登禹来，谈郑继成、陆绍文之情形，并谈身体不康健不能成事。

一月二日 晴

读书读了一次又一次，惟觉日文读的太不好了，真是愧人。

午后，胡捷三先生来，谈殿英他们的队伍要开拔的话，不知他们不抵抗主义者又有什么鬼手段呢。

何柱国之辞职，是不抵抗者们之卖国的凭据，古今是一概

吧！

一月三日 晴

本日已知山海关大战何部失利情形。判断张与蒋仍是不抵抗，而一般民众之抵抗仍不能表现，真可痛也。

一月四日 晴

曹四勿先生来谈：一、张的情形不好，他在汉口与蒋见了，回来便改变态度。二、四川情形，任瑞周去到万县。三、民众方面，有些组织颇有把握。四、退款运到了。五、抗日事唯有积极努力。

一月五日 晴

山海关失守，日人进关，何柱国部损失极重的，已经证实了。

软墨林昨日来的，把上海、南京、北平各方面的消息说的极详。

因为民族复兴的事，杨、宋、张、徐、邹开了个讨论会，如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何打倒他的走狗的事，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曹先生本日走了。

彭秉信往北平送信，见贾、马，问近日的军事情形如何。

一月六日 阴

要碗，要筷子，要大车，要好骡子的，要棉被，要这要那，没有便打人，便不成，弄的人民不能活，这是现在的军队干的事。这是陈万元来说的。

我听了这话，我细细的想，国家养军队是作什么用的呢？说是御外侮的。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不抵抗。若是为保护人民，则人民寒不得衣的、饥不得食的来养活着军队，土匪是遍地皆然，且家家要这要那的，而又打这人，这真是人民太贱骨头了。

德全及孩子们本日往北平去。

余亚农先生来，谈东北义勇军队事，并及方振武先生之近况尚好。

一月七日 晴，阴

冯祝万先生来，详谈三次，均为救民族的大事，但未有具体说法，不过经济太难耳。

陈继淹来，有宋的信件，说希望我不离开军队，我亦复有一信。

韩多峰归来说：一、汾阳甚好。二、孙殿英部甚好。三、刘汝明部好。四、张部有的好，有的不好。五、鲍部则太差了。

万部如何如何，宋铁林、王丕襄均好云云。

我因为终日见客未读书。

李鸣钟被缚，系山东徐州口音者多，并有石友三部师长某某云云。

因为看了《红楼梦》一本多一点，把我的意思写下来看一看：
一、书的文词颇有好的。说话说的象那个人，并且把那个人的衣服、身材、脸面、眼神、动作，真有的即象他。写什么写到这个样子，真不容易。二、写宝玉及贾母等的宽容、大量，有的还好。三、骂官僚气、富贵气、封建气的混账、糊涂、奢侈等等，真是说的生动、活泼，骂的好。四、大家庭之混账男女之乱杂、性的乱交，骂的极好。五、骂信神、信鬼、信僧道、信女巫等等，亦有意思，唯骂的还欠力量。六、骂吃醋的情形，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均有些意思。七、骂偷情的，有的好，有的不足力量。八、穷人家生活的困难，当奴才的没有人权，骂的真是好，不知有没有注意。

一月八日 晴

早起即见郭绍逢，他从刘汝明师长处来，谈及抗日的事。我说了些非有团体不可，他甚以为然，并说可以加入等语。

这七天作的什么？

书读的不好。

筹划如何抗日。

山海关失了。

冯祝万先生来了，曹四勿先生来了，孙丹林先生来了。

广东汇洋万元来。

给薛、邵汇二千四百元去。

“反调查团报告书”换面已成。

潘往北平去见徐，说明。

彭往北平去见贾、马，问情形。

黄河北的队伍开动起来了。赵登禹的队伍今日开往通州去。

一月九日 晴

早起刘定五先生来，谈各方情形及救国要义。

马少云差人送款一万元，我复函谢之，因不收得罪他不好。

彭秉信回来，报告见贾先生的话，马少云的话。

马谈极恳切，贾谈盼我早动。

刘定五先生谈，符定一之对吴子玉极忠诚，并及赵炎午之活动。

朱子桥尚以我为共党，亦有意思也。

读书，午前为文法，午后为进化史。我觉得进化史与政治学及经济学等，均有相联的关系。

一月十日 晴

死之一字，佛教有佛教的说法，耶教有耶教的说法。然唯物史观的说法亦应有一个方好，我拟试一试看。

五点半起床，到前门外的菜房子的前边站立，真是静的很啊！我对站岗的说，现在这里多么安静，可是山海关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正在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杀戮、搜剿呢，我们真是可耻极了！

稍稍向东走了数步，听见小南屋内的鼾声正如雷鸣。我对岗兵说，你听见没有？他说听见了。我又说，四万万多人都象他一样的吼声，日人杀来即让他杀吧！他们有些至死也不会醒的啊！

蒋皇帝的祭衡山文：惟神专柄，作镇炎方。始舜南巡，民主运昌。天下为公，大道康庄。越四千年，总理继光。中正不才，承乏中央。恭率属僚，言巡三湘。竭诚诣岳，礼荐馨香。云开九

有，国泰民康。

同刘定五先生谈救民族大计。又拟稿写信给上海各方面朋友，亦为讨论国难之事。薛子良来见云：黄膺白先生言热河将不保，请注意收容云云。

一月十一日 晴，极冷

我拟将一切职责一律辞去，以免人民要问国民党罪时脱不开也。

李时甫、邓哲熙、许××〔德珩〕先生来。许先生是被捕后始释出的，谈谈被捕情形。

高兴亚来谈刊物的办法。

尹心田来，为汾阳军队开拔的事，并及晋省军官学校毕业之讲话及他自己所讲之话。我听了有两个意思出来：一为晋省不提抗日之事，二为尹之勇于说话。

论到如何抗日的事，谈了很久尚无确然，经济无办法为第一大难关也。

一月十二日 晴

读书是要读的，办法是要讲的。

刘镇华团长八个月后退出来时，驻扎陕、灵之时，又对前方作战一次，后仍收编之。而今又成为如此之情形矣。

杨虎城等在长安被围后已无斗志。后百般设法，使之成军，如今又成为如此情形了。

本日同许德珩先生谈，他说他的历史：他的祖父曾从洪秀全

革命的，家中极富。后洪失败，家中被抄。许为人极努力求学，北大毕业后又到法国留学。本来与陈公博同学，而与吴稚晖极好，因革命故与他们不好了，但他仍是可怜他们的。

李锡九先生谈，能不能干，能不能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干？我说一定能。派人与C国联络，尚无妥人也。

邓带来陈先生的各方的情形及办法，真可敬佩。

刘定五先生走，带二十四封信，洋五百元。我写了两条：一、抗日。二、无饭吃；如何使作战的人不饥不寒云云。

前日、昨日、今日，都能冻死人。此时军队在前方正在对敌，而掌权的人们连皮衣都不发给，这真算是不知根本，不知轻重啊！

午后，同许先生谈，时间颇久。自汉至鸦片战争，均为死的时期。渐渐分析，渐渐说到现在，非起来铲除卖国贼不可。至于思想，如不左不右在当中，是不可的云云。夜车回北平去，很不愿有人知道他到此间来。他在北平被捕前、被捕中、被捕后的各种情形，说的极详细，极有趣。我拟择要记下，以警世人。

许先生说，在南京的事应写到日记上，颇有见解。我并想把一切有关的文件均加入去。

一月十三日 晴

努力读革命的书，努力作革命的文，努力实现革命的工作，努力联络有革命性的朋友，此为极要之事。

骂中庸：不要爱钱太过，不要不爱钱，需要和乎中；不要太贪，不要不贪，需要和乎中；不要过于卖国，不要一点不卖国，多少需卖一点，以便和乎中；不要完全投降外国人，不要不投降

外国人，需投降一半，以便和乎中；不要过于骂人，不要不骂人，需骂一半，方是中庸之道也。啊呀，中庸之道！

同高、王、李商议，读《国民军史稿》，其中有数电颇有意思。

本日作文题目为“山海关被侵占后之评论”，至夜十二点始作成。

一月十四日 晴，较前三日稍暖

办什么事非钱不可，没有钱什么也不能作成。但是，只靠着钱的人常常被拿着血与命的人打倒，此不可不知也。

为做一万件皮长坎肩的定钱，这里那里想了半会法子，亦没有办成。

早饭后，唐悦良先生、鲍明黔先生、陈国樑先生、魏宗晋先生来谈。鲍先生谈英文小传的事，拟写二十七章。他有两个问题，一为基督教问题，二为联俄问题。

我说，我是由长虫、刺蝟〔猬〕的家庭出来的，后来信上帝的。又由信上帝到信基督是第一等的人物，我最佩服基督的。即是由多神教而到一神教，而又由一神教而到无神教的。亦即是信神学而到了信科学的地步了。至于对C国，亦以真为是。我确知俄国是为世界革命的，不是为国民革命的。至我说他们不十分帮助的话，都是真，不是假的。

唐先生教十四个钟头的书，为关税历史。此门功课是专门功课云云。

陈先生教十九个钟头，多为英文等项，并说到冯庸大学无底款的事及冯庸已到热河抗日去了。

魏先生来送一万多四百元钱，并报山东的账目。我将账收下，款折也收下了。又提到今是学校的事。我说如无底款及地址，不可办，因恐有误青年子弟也。

黄××由广东来电，说他已到广东的话。

午后，又同李、王、高商经济事，工夫不小，没有结果，只有停办，只有紧缩罢了。

徐先生由北京回来，已结婚，新人亦来了。

宋先生来，谈在北平见陈先生所谈的事，有三个步骤，并及走中间的路的事。

对于现在之研究办法多所讨论。我以为党派太多，意见太歧，实为可虑之事也。

一月十五日 晴

这是个什么国家呢？人民被人家杀戮的杀戮，污辱的污辱，既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问；土地被人家占领，改造的改造，处置的处置，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这是谁应该负这责任呢？某人某人固有关系，而最大原因则在思想之奴隶化，学说虚伪化。此二项足以亡国，足以灭种。亡国已实现过数次，灭种则在将来了。我决心把此二事改造过来。第一即铲除腐旧之恶习，如中庸说等；第二即重实践，凡事以实现为主要之义也。

午后一点，到前屯走走，所见如此：

问农民每天用几顿饭，他说两顿饭，是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饭。我问他一年吃几回肉，他说一回吧。我用手指着那放羊的人说，放羊的一年吃几次羊肉呢？他说一年也是一次吧。

我问种地的人说，地如何种法，有何花消〔销〕，他说，连年均

不好。每亩水地打二石粮，给地主一石二斗，下余的各项兵差，要草要粮，全村亏一万三四千元，至今尚无法还云云。

同宋先生讨论研究的办法，时间不小。

一月十六日 晴暖

什么新组织亦不如科学的组织为好，不必另立门户加入，打破自己一切的偶像吧。

接着表读了一天的书。

宋先生买来好多日本文的书，不知自己几时方能看书，努力呵，努力！

会文学校寄来三十元钱，是捐助抗日作皮衣的，即日又给他们寄回去了，因为我做的一万件大皮坎肩，是向广东、上海募捐不成，我以房押出去办的。

昨日尹××是刘、田派来的。我没有给他写回信，只告他两句话：出发了，很好，否则即不动吧！

吴古月先生介绍黄埔第六期学生柳之叶先生，系湖北法大三二年级学生，写了一本意见，很长，很有的说。意思是骂蒋中正之无赖，之造乱，盼我与无产者合作，有所图谋也。

又同唐先生、鲍先生谈我十六岁以后的事情，说来觉得可叹的很。

一月十七日 昨夜小雪将白了地皮

早起，便想起前方正在打仗，不抵抗的仍是不抵抗，真是使我忧心如焚。国家养了军队即是这种混账情形，真是伤心之至。

午后，见×××从山东回来，说红军情形。

报载朱、毛有宣言，要抗日，请停攻的事。午后，朱差人送洋二千元来。

潘蕴玉由津函说，某某回山西，他送长辛店的事。

一月十八日 晴暖

昨夜未能眠好，精神十分疲倦。左一睡，右一睡，大睡特睡。每一念及东三省、山海关，心中如同刀割一般。蒋是不抵抗，张也是不抵抗。但是国民党又怎样呢？同一的不抵抗罢了。我是要赶快的辞去这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为最要，否则一旦人民起来要同国民党算账，那可不了〔得〕了。说来党……哪里有什么党啊！完全是一个军阀造罪罢了。

同李达先生详谈了两次，约三点钟。又见邓，谈梁冠英北开的事。

熊观民先生来函，谈李锡九先生的事。

孙其民先生同王先生来，孙大谈其大使魂的事，又谈办实业的事。

一月十九日 晴，风

早起即见温晋城，上海来，谈到协和先生的话，带了三封信来，一为多人的信，一为薛子良先生的信。看了之后，又同他谈了很大的工夫。此君颇清楚，说话也有条理。

请邓同邹、宋、徐、杨、张各位谈，请他们几位先回去，并及以后有机会再请。

同李先生达谈甚久，为请先生的事。又谈些民族意识及抗日救国的事。

午后四点多，同孙其铭、王××先生谈救国的事。此公大说《三国演义》约一点多钟，以我比关公，我觉得不相干。

一月二十日 晴，寒

早起后知朱、邹、杨、张各位已走了，此亦为一变局也。

温先生来，谈读书求知的事。我即将松室少良的话说了一遍，他说他小学、中学共十年毕业；又到士官，三年毕业；充排长，二年；考入大学，三年毕业；连长，二年；营长，二年；又到帝国大学三年毕业。如今充当中校参谋云云。读了二十五年的书，而今每月买三十元的新书读，每年要买三百六十元钱的新书，于此可知日人军官的程度了。

袁世凯读了什么书？

段祺瑞读了什么书？

吴佩孚读了什么书？

张作霖读了什么书？

蒋中正读了什么书？

国家如何不糟糕呢！

同李达先生谈辩证法，其要点则为实践的哲学，左派、右派均须打倒云云。

同鲍先生谈我当连长、营长时候的事。

张九卿先生送猪二口、山鸡数对、野羊一只、鲜鱼两条，因系老友，不便不收。

姓薛的被人打的事，颇有意思。